

〔西班牙〕卡门·拉福雷特 著
顾文波 译

破镜重圆



破镜重圆

〔西班牙〕卡门·拉福雷特 著

顾文波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破鏡重圓

〔西班牙〕卡門·拉福雷特 著

顧文波 译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陝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1.25印张 3插页 245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統一书号：10094·636 定价：1.95元

帕乌利娜的灵魂发觉，爱情决不只是一种情欲，微弱的情欲也好，强烈的情欲也好，爱情远不只是这些……爱情是超出情欲的感情，当欲望、痛苦和焦急过去之后，如果说在灵魂里还留下一点什么美好的东西的话，那么，这就是爱情。爱情象世界的和谐一样，非常宁静；爱情跟世界上无以计量的美一样，甚至能从死亡、分离、疾病和痛苦中汲取营养……爱情远不只是和谐，它维持着和谐……爱情囊括了一切和谐，一切美，一切愿望，一切啜泣，一切欢快的呼喊……

帕乌利娜知道，夫妻生活中需要有献身精神，需要有一方对另一方的迁就，幸福的婚姻只能扎根于真诚的爱情之中。然而，一旦爱情不复存在，这种幸福也就随之消逝了，于是，剩下的只是不幸、冷酷和互不理解。

前 言

历时三年的西班牙内战结束了，1939年4月1日，西班牙全国开始了佛朗哥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西班牙人民进入了又一个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佛朗哥把一半的西班牙人视为潜在的敌人，即使是他的追随者，他也认为不全都可靠。因此，佛朗哥上台后，立即把赌注压在有目标的恐怖上。内战之后的最初几年，被枪决和因缺医少药或饥饿死于监狱的人达二十万之多。根据国际司法小组的一项调查，1940年还有二十五万人被关在监狱，而按规定这些监狱只能容纳一万五千人。由于佛朗哥政权取消了人民的一切言论自由，对新闻、出版和影剧实行极为严厉的检查，战后的西班牙文坛一派萧疏，源远流长的西班牙文学至此中断了。内战中和内战之后，大约有六十万人逃出了西班牙，其中包括西班牙最重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战前西班牙文坛上的巨匠们有的逃亡国外，有的去世或惨遭杀害，留在国内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们，迫于社会环境，个个相对无言，翘首以待。

战后西班牙小说意义重大的起点，无疑是卡米洛·何塞·塞拉（1916— ）的《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的一家》（1942）和卡门·拉福雷特的《一无所获》（1945，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塞拉几经辗转于1942年发表他这部

处女作时年仅 26 岁，而卡门·拉福雷特写成《一无所获》并于 1944 年获得首届纳达尔小说奖时，还只是一位 22 岁的女大学生。这两部小说，不顾反动独裁政权的文学主张，以压抑、低沉和婉转的笔调，描写了西班牙悲惨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明显体现了两位年轻作家的冷静分析和批判态度。《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的一家》通过一个正直善良的青年农民为环境所迫沦为杀害生身母亲的恶汉的故事，揭示了西班牙社会的冷酷、穷困和腐败；《一无所获》以第一人称的笔法，描写一位女大学生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种种感情折磨和她对社会认识的深化，从而揭露了充斥西班牙社会的贪婪、卑劣、歇斯底里、百无聊赖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内战之后，本来不准文学作品触及的社会现实，终于被无情地写进了小说，因而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两位作家也因此西班牙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继《一无所获》之后，卡门·拉福雷特发表了不少中长篇小说。后期的作品，成就平平，似乎表现出她的创作底气日益枯竭了。她一生中较成功的作品，除《一无所获》外，要算长篇《破镜重圆》和中篇《召唤》了。作家自己认为，《破镜重圆》是她的得意之作，她本人最喜欢。这大概不单是就这部作品获得了 1955 年当时奖额最高的梅诺尔卡小说奖和 1956 年西班牙最高文学奖国家文学奖（即现在的塞万提斯文学奖）而言的。应该说，这部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胜过了她其它的作品。

《破镜重圆》发表于 1955 年。正是在 55 年前后，西班牙的国内气氛有了较为明显的松动。这是因为，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把一个反共的西班牙政权排斥

在“自由世界”之外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佛朗哥政权为了改善自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摆脱国际上受孤立的困境，也稍稍放松了对国内的一些限制。1955年，西班牙终于被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外国的投资和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内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了。大学生人数的增加，中产阶级的扩大和无产阶级的日益觉醒，给国内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因素，一部分作家喊出了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的响亮的口号，西班牙的文学创作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社会现实主义。这个流派的作家们公开声明他们同情和支持被压迫受欺凌的社会下层人民，不满西班牙的社会现状，渴望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他们认为，文艺作品的社会性应胜过艺术性，艺术的首要使命在于“改造世界”。社会现实主义的作家们把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当成了写作目标，以唤起人们的觉悟。卡门·拉福雷特的《破镜重圆》便是在这种浪潮中问世的。

顾名思义，《破镜重圆》写的是一对夫妇的悲欢离合。书中的女主人公帕乌利娜是个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在回乡度假的火车上，与本镇的富家子弟埃乌洛西奥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假期还没有过完，西班牙内战爆发，埃乌洛西奥在部队里与帕乌利娜成亲，居住在巴塞罗那。只剩下一两个月就要生孩子的时候，埃乌洛西奥护送其叔母去巴黎，然后又到了美洲。由于房东的告密，帕乌利娜被捕入狱，在狱中生下了米盖尔。出狱后为了摆脱埃乌洛西奥的堂弟安东尼奥的追求，她带着孩子来到了马德里，靠自己当教师挣得的微薄薪金维生，一心只盼望着埃乌洛西奥回国。埃乌洛西奥是个一心只想攒钱的工程师，他回国后对妻子的要求和心情毫不体谅，他想把她塑造成理想

的家庭妇女，夫妇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淡薄。回到故乡比利亚·德罗夫莱镇之后，病后身体虚弱加上内心痛苦的帕乌利娜迫切渴望得到温暖和体贴。这时，安东尼奥撇下病重的妻子里达不管，一心想在帕乌利娜身上寻找作乐。安东尼奥对她的追求，对她空虚的心灵起到了某种安慰作用，但同时也给她带来了新的更大的痛苦与烦恼。因此，她毅然离家出走，来到了马德里，小说便是以帕乌利娜的离家开始的。她到马德里之后，安东尼奥继续厚颜无耻地纠缠她，她曾企图去当一名修女，了却世俗的万般痛苦，一位关心凡俗问题的神父劝阻了她。不过，她却信起了天主教，常去望弥撒，还装模作样地忏悔过两次，把幸福宁静寄托在上帝的恩赐上，甚至产生过为了献身上帝连亲生儿子也抛弃不管的决心。然而，不但上帝没有解决她的任何实际问题，她这个教徒反而遭到了周围人的冷嘲热讽，连她自己的儿子也对她公开表示了不满，说她“变坏了”。最后，母爱这根感情的琴弦在她的内心越拨越响，使她终于狠心甩掉了安东尼奥的追求和当修女的想法，与埃乌洛西奥重归于好。

《破镜重圆》这部小说，写的是西方世界使越来越多的人忧心的家庭解体问题，同时，通过家庭问题的描写，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通病。

埃乌洛西奥与帕乌利娜之间的感情破裂，不是因为财产问题，也不是因为哪一方有了外遇，他们之间的不理解，是金钱万能的社会给他们造成的不幸。埃乌洛西奥这个表面看上去质朴肯干的工程师，实际上一心想的是攒钱，以为只有金钱才能给家庭带来一切。他与那些追花逐柳、挥金如土的花花公子不同，女人从来没有成为他生活道路上的动力。他在墨西哥时想

解除与帕乌利娜的婚约与一个寡妇结婚，目的也只是想得到寡妇的财产从而在一夜之间奇迹般地成为百万富翁。此计不成，他回到西班牙之后又多方钻营，想夺取尼维斯公司的领导权，他已经没有心思顾及家庭了，因而，对热切盼望他归来的妻子冷若冰霜，帕乌利娜想工作，得不到他的支持；帕乌利娜的任何要求他都不顾，他一心想让妻子成为服服贴贴的管家妇。帕乌利娜的一位朋友曾把他称为“百万富翁迷”，一语道破了他的灵魂。他们的分道扬镳说明，在一个一切向金钱看齐的社会里，人之常情、天伦之乐已经被扼杀了。不错，埃乌洛西奥对儿子的确是关怀备致的，而且，他多次劝说已经并不中意的帕乌利娜与他通过教堂正式结婚也主要是为儿子考虑的，认为在儿子面前任何女人也代替不了她，但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对儿子的垂顾也只是为了他将来的财富后继有人。

金钱万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性，也是使不少人灵魂堕落、道德败坏，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根源。除了埃乌洛西奥的夫妻感情破裂外，书中的一些其他人物和情节更明显地揭露了这个社会弊端。安东尼奥手头攒着母亲的一大笔遗产，惹得已经破了产的巴多斯伯爵夫妇垂涎三尺。他们不惜挖空心思为他脸上贴金，劝他们如花似玉的女儿里达与他结了婚。婚后不久，安东尼奥就对拖着病体的妻子失去了兴趣，继续追花逐柳。而对他的胡作非为，伯爵一家听之任之，里达的一腔苦衷无处申诉，年轻轻就做了异乡亡女。小说的第三部里穿插着描写了帕乌利娜看着长大的一个小伙子胡利安的犯罪动机和作案过程。在社会的熏陶下，他小小的年纪就染上了各种恶习，最后，为了弄到寻欢作乐所需要的金钱，不惜下毒手打死了他的厂主的妻子，致使自己被判死刑。对此，帕乌利娜曾有

一句内心独白：“……他无非是要追求这个社会所酿成的贪吃、贪色和贪财。”这是作者通过帕乌利娜的嘴对当时的西班牙社会的直接了当的控诉和抨击。

《破镜重圆》里写了帕乌利娜的皈依天主教。这个对宗教从来没有兴趣甚至打心眼里讨厌神父的女人突然信起了上帝，到马德里之后又产生了当修女的冲动，而且，她有时似乎真的因此而“幸福、宁静”过。我们知道，跟西方大多数国家一样，历史上的西班牙是一个教会势力很强大、宗教思想的影响很深的国家，直到今天，仍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西班牙人声称自己信奉罗马——天主教，十九世纪以世俗感情与宗教的清规戒律的冲突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在西班牙依旧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1874年胡安·巴莱拉这种题材的小说《佩比塔·希门尼斯》（1982年3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方予译）甚至被誉为革命小说。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经过几次大的社会变革，西班牙人民的宗教意识越来越淡漠了，去教堂做弥撒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不少神父开始关心起了世俗问题，有的甚至住进了贫民区。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一名进步作家，去写一个女人皈依天主教，这里别无解释，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给主人公已经带来了无法摆脱的痛苦，使她走上了绝路，到宗教里去寻求精神寄托。作者并没有把皈依天主教作为主人公的真正出路渲染，相反，通过帕乌利娜的信教过程，捎带也揭露了宗教的荒诞和虚伪。这从帕乌利娜的思想感情的冲突中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由于受到了阶级的局限，作品中有些唯心主义的描写也是显而易见的，要认破这些东西，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已经不成问题了。

如果就西方世界人们所关心的家庭解体从而给无数的儿童

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个社会问题讲，埃乌洛西奥与帕乌利娜破镜重圆的结局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从孩子着眼，这种结局给人以欣慰。但就作品本身所揭示的社会问题看，作品本身并没有找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或许是囿于社会环境，或许是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吧。总之，这部作品还只限于对社会问题的暴露。

由于水平所限，翻译中差错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CARMEN LAFORET
LA MUJER NUEVA

根据巴塞罗那行星出版社 1977 年《现代经典著作选》
第十二版，并参考巴塞罗那 Destino 出版社 1975 年
第十版单行本译出

1955 年获梅诺尔卡小说奖
1956 年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

第一部

第一章

远处，天空阴沉沉的，满是灰尘和碎石子的街面上，洒落着大摊大摊的牛粪；一团团贪婪的绿蝇嗡嗡地围着牛粪盘旋，空气湿漉漉的，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帕乌利娜行色匆匆，一脚深一脚浅地顺下坡走去。除了跟空气一样沉闷的心跳外，其余的一切她都浑然不觉了。一会儿她的硬底鞋磕绊在石块上，一会儿又自相绊腿，她丈夫埃乌洛西奥一次又一次地抓住她的胳膊，扶住了她。

“火车七点钟才开哩。”他提醒她说。

下坡路的尽头横躺着一条小河，小河对面的小火车站，那天下午沐浴在一种奇特的光雾之中。一束一束的阳光，硬是从越来越密集的云块间挤出来洒向了人间，河面上闪动着暗淡的光。河岸与铁道之间矗立着几个若大的煤堆。离镇不几公里的地方有几个煤矿，矿上的煤先用卡车运到火车站，然后再装上火车扬长而去。……除这几个煤堆外，比利亚·德罗夫来镇上看不到附近有煤矿的其他迹象。绿茵茵的牧场上，成群的奶牛悠闲地细嚼慢咽；山坡上，橡树和栗树郁郁葱葱，抬眼远望，陡

峭的山峰围成了半圆，将镇子连同它四周的开阔地环抱其中。此刻，阴沉沉的乌云压住了一切，那些悬崖峭壁先是迷迷蒙蒙的，接着便深深隐去了。

帕乌利娜和埃乌洛西奥走上新桥时，远处响起了几声闷雷。这场暴风雨，帕乌利娜的身体早就有所预感了。这时，她抬起头，睁大双眼，冷冰冰地顺着河水的流向膘去……离火车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挨着老桥（那座罗马式的古老的石桥已禁止车辆通行）的一个小山丘上，水面的闪光映照出在乌云遮天的昏暗中隐约可见的城堡的几个雉堞。

埃乌洛西奥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随着帕乌利娜的目光也朝城堡那边看去。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让安东尼奥用他的小汽车把你直接送到蓬费腊达。要是从车站给他打个电话，我敢肯定……”

帕乌利娜回头瞥了他一眼，没有吱声。这是个身材苗条的女人，头发和眼睛都是乌黑色的。她的丈夫埃乌洛西奥看上去还年轻，身子稍显干瘦，但双肩很宽。跟尼维斯家族的大多数成员、罗夫来斯谷地显赫的牧主们一样，埃乌洛西奥也有蓝色的眼睛和金黄色的头发。他穿着肥大的家织粗布外衣，没有打领带，露着雪白的衬衣领子，很象个地道的乡下人。他表情固执，给人非常自信、特别注重整洁但又一点不显矫作的印象。帕乌利娜穿着一件单薄的稻草色华达呢夏装，每当埃乌洛西奥抓住她的胳膊以防她绊倒时，她能感觉到他那只粗短的手特别有力……她脖子上系着一条绿色的纱巾，不过，这条漂亮的纱巾丝毫不能增加她的姿色，她瘦弱的小脸，象是吸足了那条纱巾的反光一样，也显得那么绿。



埃乌洛西奥拿着妻子的外套和旅行提箱，帕乌利娜只提了个白色的手提包。一个远途旅行的人只带着这么一点行装，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她是一小时之前才决定要走的，现在真的就离开了家门……而且，谁也没有劝阻。

埃乌洛西奥的母亲玛丽亚娜朝她扬了一下眉毛，目光随后就落到了她的儿子身上。母女俩默默地对视了好一会儿。在玛丽亚娜的心目中，帕乌利娜是个理智不怎么健全的女人；而埃乌洛西奥则在想，帕乌利娜决定采取的行动，他是无法阻拦的，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法律上，他都拿她无可奈何。帕乌利娜万万没有想到，在拿着手提箱和她的白色的毛外套陪着她去车站的一路上，她的丈夫竟会如此镇静和神情自若。从她宣布走出的决定到她真的离开家门的短暂的时间中，帕乌利娜曾有过一种异样的感觉，象是憋足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准备推倒一堵厚墙那样……不过，她很快就明白了，那堵厚墙只不过是她的无端臆想，实际上并不存在。

走进宽敞住宅的门厅时，埃乌洛西奥跟妻子说：

“我去给安东尼奥打个电话，他要是能开车送我们到蓬费腊达，那不更好吗。那样，直到你上快车前我都可以陪着你……我敢打赌，他巴不得有这么个借口到外边吃饭去呢。”

“不用。”

一声“不用”是如此生硬和干脆，弄得埃乌洛西奥茫然无措。

“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没心思跟任何人辞行……我不愿跟安东尼奥一起走。”

通过罗夫来斯河上的小桥时，夫妇俩都朝城堡的方向看了看，安东尼奥就住在那座城堡里。他是埃乌洛西奥的一个堂